

大河湾



(王春妮 作)

诗笺

大地的情书(组诗)

□晓寒

(一)

一片片雪花
一句句温柔的软语
洋洋洒洒的笔头
向大地作深情的表白

抛给你,我的柔情
爱的疆野
播种爱的春风

抓把雪,抓把乡愁
贴在胸口
乡愁,在指缝间
泪流满面

厚厚的爱意下
溪水流淌汨汨的热情
雪花蹲在枝头
是爱的一枝簪花
一片纯洁的世界
纯洁爱的灵魂
雪花,一枚轻灵的动词
飞进我的心房
爱的脚印
一路走得很清晰

抓把雪,抓把岁月
堆雪人的少年
如今成了白发人

(三)

飞鸿千里
寒风拦不住他去有爱的地方
一张洁白的信封里
藏一个爱的春天

雨匆匆,雪姗姗
一对久别又重逢的恋人
赴约老地方

湿漉漉的情怀
不需要伞的撑伞
我的世界有你
你的世界有我
招手,不远处的春天

(二)

抓把雪,抓把温柔

一滴相思,一片思念
相依相携的心
爱,才会没有距离

同题诗会

冬来寄语

□梁稳贻

秋撒了欢地奔跑,扔下
几许斑斓
几许沉浮
几许不屑

那棵古老的柿树
紧攥着几粒红,在凛冽中
细数着曾经的辉煌

去的只管去罢,唯独

冬愈来愈迫,转了几个弯
还是被母亲小心翼翼
包进了褶皱

冬来寄语

□溪上桥语

静候佳音到来之前
总得忙碌一季
果蔬收藏
落红归根
晚秋盘点所有账目
记录移交清册

风盖上四季印章
秋,冬,签名

一式三份
各持存档
饺子出锅
便是备案时

散文

出岫

□杨自莹

向南十公里是南山,向北十公里是北山;向东二十五公里是盐湖,向西二十五公里是黄河。这是我地理意义上的坐标。但数学意义上的坐标更为精确,它甚至用小数点标出了我目前的位置。

坐标即使再精确,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或许还会加重一个人的现实感。就好像我在我的坐标上环顾四周,看到墙、人、人墙。

这使我想起张哥,张哥大名张行健,比我大几岁。我们是通过一个文友认识的。起初几年,我们还会偶尔聚聚,现在我们基本联系不上他。他在他承包的山上放着一群羊。山上没信号,他俨然是“山人”了。

但我更在意的是张哥的坐标。他没有固定的坐标。往小里说,一块石头、一只山羊、一个泉眼、一座石房子就是他的坐标;往大里说,一座山就是他的坐标。他在他的坐标上看羊、看山、看水、看天,看天上盘旋的鹰。看鹰,是为了防止鹰捕食羊羔。这是张哥说的。

张哥,被山环水抱,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而我,一抬头看到的是对面赭色的高楼,一低头看到的是电脑、打印机和日复一日的白纸黑字。我甚至怀疑,我得了文字过敏症。

这么说来,我其实是在汉字的坐标里。住小里说,一撇一捺、一横一竖、一勾一点、一个小小的方块就是我的坐标。如果非要用大小来描述我的坐标,我的坐标大概就是一个玉米粒大小,一厘米见方就是我的天地。所以我的性格就有狭隘、偏颇、执拗、冥顽。当然,此处的汉字,我所说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文字。

我在我的坐标上一待就是一个小时、一天、一月、一年甚至十几年。我无能为力。这让我轻易地把坐标和十字架、十字架背后的墙、稻草人联系起来。

我比较熟悉的是稻草人。父亲种谷,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谷地里扎上三五个稻草人。稻草人代替我们,在田里驱鸟。

能赶鸟的稻草人必然是有模有样的。它穿着布衫,戴着破草帽,甚至手上还拿着一根细竹竿。稻草人一般都瘦,谷子快收完的时候,稻草人就瘦了,甚至不成人形。这时,他体内的十字架便毫无悬念地裸露出来。我恍然大悟,我们有何其相似的一面。

不由又想起张哥和他的山。仿佛只有在山上,一个人身上的血肉才可以丰满鲜活起来,一个人身体里的十字架才可以了无痕迹。张哥所在的山名叫鸡头山。进山有一条刚好一车宽的水泥路。路两旁一侧是河涧,一侧是山崖。山脚处,

有一处空地。空地的北边是南北向的两间砖房。门前拴着一条藏獒,不远处是一个浅沟,有细水长流。沟旁边就是山基。院心往北就是进山的路。说是路,其实没有路。山谷比较开阔,抬头望去,隐约可见山腰处移动的羊只。白羊白,看得见;黑羊黑,看不见。山顶上空,盘旋着几只黑鸟。张哥说,那就是鹰。

我在我的坐标上常常想起张哥和他的山。我有时想,要是张哥的山离县城近点多好,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来去自如了。我知道这是臆想,但这并不妨碍我远望南山和北山。

我喜欢雪后的山。雪后的山神圣、肃穆,望着它的人常常失语、无语。我想起《瓦尔登湖》中的一句话: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我望着山,大概也是在测试自己天性的深浅,而我想,测试天性的深浅其实就是在测试陷入尘世的深浅!

不由又想起明朝张岱的《龙山雪》:天启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许。晚霁,余登龙山,坐上城隍庙山门,李芥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侍。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皑白。坐久清冽,苍头送酒至,余勉强举大觥敌寒,酒气冉冉,积雪欲之,竟不得醉。马小卿唱曲,李芥生吹洞箫和之,声为寒威所慑,咽涩不得出。三鼓归寝。马小卿、潘小妃相抱从百步街旋滚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这段话中,我最喜欢的当属“马小卿、潘小妃相抱从百步街旋滚而下,直至山趾”一句。马小卿、潘小妃二人面对高山深雪,以她们独有的方式,甚至是决绝的方式将人的天性释放得淋漓尽致。天性之深,旷古绝今。当然,文中有“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皑白”句,写的是月光下的山雪,而宋人杨万里“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一句写的是阳光下的山雪。两种雪景,都是胜景,美不胜收。

我也喜欢雨后的山。雨后的山,别有一番清新脱俗之美。群山凝碧,万壑披雾,屏山半掩,恍若仙境。山脚下氤氲着寂寂然无声、飘飘然无轻无重、悠悠然无软无硬的一层轻雾。远远望去,这层轻雾像流经山脚的一条河流,河流中不时翻起白色的泡沫。这雾变幻着升腾着,仿佛要把一座山抬起似的;雾升到山腰处,云犹含态石披衣;雾再往上升,刚开始还是一大团,后来就变成一小块,再散淡成一袭,一抹,后来索性就消散。也有绣成堆的,团成簇的,滚成球的。云卷云舒,姿态万象。

白云出岫,是一个多么诗意的词语。云来山更佳,云共山高下。哦,我终于明白了,一个人之所以看山:他山亦有痴人看,只为寄身云影上。

不由又想起张哥的山和张哥其人。我想,雨后张哥的山,也一定山气日佳,张哥其人宛在雾中央。

张哥的山显然是不方便多去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去近处的中条山的山岭。中条山就是北山,南山是秦岭。一座大山有它的名字,一个山头也有它的名字。我常去的是九峰山、百梯山和王山。“游山玩水”这个词放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我喜欢的是看山看水。山水有清音,吾辈岂可闻?但我知道,我们来到山水间,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放下人性。

在九峰山的山路上,我偶遇了一只蜜蜂。我们一行人沿着山路一步一步,歇歇停停,打打闹闹,无不欢乐,伴着我们的还有几只蜜蜂。有一刻,我突然就大胆了起来,提出了一个创意。我说,看谁不怕蜜蜂,并把我的食指伸出去。没承想,一只小小的蜜蜂好似懂我意,停在了我的指头,并伴着我走了几步。我的这一“壮举”引得其他人都来效仿,但他们似乎不能“招蜂引蝶”。我心里窃喜,好像我有某种神通似的。我和蜜蜂,蜜蜂和我,在山上都是不带刺的,或者不愿拔出它们的刺!

在百梯山,我邂逅了一只鸟。说邂逅,其实连鸟的影子也没看到。我们在山谷里前行,突然林子上空一只鸟嘎嘎地叫着,叫声空旷幽远。我一时兴起,也学着鸟叫,在林子下面应和着。这鸟不怕人,或者它以为我是它的同类。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往地叫着。我越学越像,它好像也叫得越来越起劲。我们都有不为所动的相似。但鸟是何等的聪明,它要么是在逗弄一个可笑的人,要么是在引领一个可以教化的人。所以我有时候感叹,人和大自然的交集实在太少了,人和大自然的共鸣实在太少了,因为人在大自然中,还总以为自己是人,或者说,人在大自然中还是放不下人作为人的人性。

在王山,我有一时的奇遇。应该是下午,那会儿只有我一个人在半山腰,突然间不远处飘过来一大团云雾。这云雾直接向我涌来,我避无可避和它撞了个满怀。我有一些些的惧怕又有一点点的惊喜。惧怕我会不会被云雾带走,惊喜我能够被云环雾绕。我从来没有被一朵云怀抱过,但这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这云快速地飘逸而去,留我在原地发呆发愣。天上人间,在一瞬间,我经历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忽然间想起两句诗:看山看水任逍遥,不知行处是峰峦!